

暑假,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,和朋友一起去了沂蒙山旅游景区中的云蒙景区。一天下来,看过的风景,走过的山路,一眼万年,让人念念不忘。

进入景区,你便闯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一路青山绿水,一路云淡风轻。这个世界,没了车马喧嚣繁华热闹,有的只是安然静谧宁静致远。

刚前进不久,就发现山涧里流水淙淙,坐在河流中一块巨大的石头上,可以清楚地看到水底的沙子和各种颜色石头上的纹理。周围的树木葱葱郁郁地生长,河水唱着欢快愉悦的清脆的歌谣,流向远方。向着流水的上游望去,一条狭隘的山谷,而水流去的方向,却越来越宽阔,不禁让人记起一句话:有的人,也许人生之初是山谷浓荫里一条涓涓清瘦的河流,道路蜿蜒险窄,但只要笃定地走,就能走出深林,走向平原与大河——人生越走越宽阔。这条河流也会如此吧。

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,继而是青石板路,拾级而上,树木枝丫茂盛,青枝摇曳,叶与叶之间低吟浅唱,灿烂的阳光在青翠的叶子上跳来跳去,叶子没拦住的阳光撒下来,光影斑驳,像是细碎的水晶落了一地。累了便直接坐在石板上,听着鸟儿不住的啼唱,和

秀丽蒙山



小伙伴兴高采烈地争论周围奇形怪状的石头究竟更像什么。虽然累,但笑声仍沿着山路撒了一地。

登顶的那一刻与山脉为邻,与云雾做伴。在这里,所有的汗水都有了归属,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安慰。在这里,风哗啦啦的吹着,似乎都能听到它清脆笃定的声音。抬头看,漫天的云卷云舒,大朵大朵的悠闲的云像是在海水里游泳;低下头俯瞰这大地,层峦叠嶂,郁郁青青,千里林海,波澜壮阔,还有一条瀑布如同银

色的带子,飞流直下。

下山的时候,遇到了在山顶看到的那个瀑布,小心地踩在平滑的石头上,慢慢地靠近它,闭上眼睛,飞溅的水花打到脸上凉凉的,听着水流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,感受着它的奔腾不息,人似乎在那一刻得到放空,自己的内心也无比宁静,如这瀑布般清澈明净。

再次回到山脚下,阳光已收敛了它的光辉,通红的晚霞染醉了半个天空。抬头看着“合踏百余里”的高耸的蒙山,心里感慨万千,很多时候,我每走一段路就直接坐在山路上不想起来,甚至有好几次都要想过放弃,但是朋友一直在身边默默陪伴我,鼓励我,用她的坚持感染着我,才让我有了继续前行的勇气,才看到了佛香缭绕的庙宇,听的到钟声,每一声,都是如此笃定。你置身其中,仿佛脱离了红尘,只剩下时光安稳,现世静好。

在鸣蝉的夏季,趟过河流与小溪,跨过山峦与林海,走入蒙山深处,感受它的妩媚,它的宽阔,它的生生不息。在人生正青春之时,寻一好友,携手相伴,走一次蒙山,体验一次跋山涉水的绝唱,留一段念念不忘的回想,守一段清浅恬淡的流年。

蒙山,不虚此行别遗憾。

(中文系2015级语文教育一班 王静)



活在当下

风已经不冷了,我更想爱这世界。

一晃眼两三年就过去了,记忆中我还是那个努力的孩子,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为了未来而努力奋斗的样子。虽然结果不尽人意,意外总会随时出现,可至少我努力过,所以我今天才可以站在这里说,我一点儿都不后悔。

来到大学以后,我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我原来想的样子,它甚至没有我想象中的好。以前总觉得大学这个词离我很遥远,而现在,已然成了大学里的一份子。

很久之后,在某个时刻,我忽然明白,来大学学习不是为了合群,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梦想,然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群体,这才是我该做的。

我很庆幸我能醒悟。

人是怕寂寞的,于是,大多数人都选择合群。

与众不同,不是你错了,很多时候,英雄都是孤独的。天性不喜欢好,不会说好话去讨别人开心。依旧笨拙,走了跟多弯路,也失去过很多东西。但我心里,始终保持着一丝永不熄灭的光亮,那是我对于未来的希望,它始终支持着我这样努力下去。“二八定律”永远适合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:百分之二十的人,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资产;百分之八十的人,为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。

其实有很多时候我都很迷茫,不管是过去,还是现在。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,它会是什么样子。有时候我会对自己的努力产生质疑。有时候,我想做很多事情,却总是力不从心,无能为力。原来并没有什么人定胜天之说,那不过是人类用来安慰自己的借口。这种感觉只会持续一段时间,时间过了我就又恢复了以前的斗志。类似的时间段在我的生活里反反复复的上演,我常会做一个相同的梦境,在一片乌云密布的空间里,我不停的在冰冷的河水里挣扎,我大声呼喊救命,可是周围回荡着的,只有我的声音。慌乱之中,我抓住了一棵稻草,我将求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它。可是它却断了,将我唯一的希望无情的掐灭。猛然惊醒,浑身冷汗,心脏在此刻猛烈的跳动,我清晰地听到了我心脏跳动的声音。在此刻它是如此的有活力。

我不愿沉沦世俗,虚假讨好,被规则束缚。我只愿我是我。

几年前,我惧怕离别。而现在,我已经能够坦然接受这一现实。有一些人来到身边,就会有一些人离开。有些路,总要学会一个人走。有些事,总要学会一个人做。为了自己想要的未来,无论在这个世界有多难熬,都必须满怀信心的走下去。

我得到了什么,我失去了什么。

或许,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。

怕什么,我什么都不怕。

我并不打算为谁而改变什么,也不愿向世界妥协。至少现在,我还是我。

(美术系2015级美术学一班 刘晓燕)

最近在西藏不思进取地玩耍着,除了吃吃喝喝晒太阳也游览了些佛教建筑,布达拉宫、大昭寺、罗布林卡、错宗寺,还有间很小的乡下佛寺。不管是金碧辉煌的大殿还是狭窄昏暗的楼阁,都无一例外地散发着酥油灯的气味和藏香的烟气,酥油是牛奶的提取物,香香的还有点甜,是并不讨厌的味道。

在西藏这个地方,无神论和唯物论都是很枯燥很乏味的东西,在这里说“这些都是封建迷信”的人是很愚蠢的。

大街小巷都有拿着小转经筒嘴里颂经的人,他们围着寺庙或宫殿顺时针走了一圈又一圈,转经筒骨碌碌地转,三步一跪磕长头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这是佛教城市才有的景观。

很可爱的是,到处都有躺在太阳下树荫里睡觉的狗,温顺且悠闲自得。人们不去驱赶它们,它们也不吠叫不咬人,马路上就算车不让人也要让狗。更不要说在山路上,成群的牦牛山羊和猪一起过马路的场景了。

布达拉宫让人震撼的除了成吨的黄金建成的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,就是成千上万让人喘不过气的游客了。里面虽然有诵经之类的法事进行着,却总让人觉得商业气息太重,再加上灯光昏暗,金灿灿的佛像和浩繁的经书大抵淹没在黑暗里——淹没在黑暗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

宾馆窗外就是布官,白天有喧哗的游客和咔嚓咔嚓的拍照声,晚上也被灯光照着,广场前有人跳舞,马路上还有滴滴嘟嘟的车喇叭声,反而显不太出稳重来了。反而是大昭寺印象更深刻一点。去的时候正赶上一个重要的日子,到处烟雾缭绕,虔诚的味道更重。

游大昭寺的时候导游姐姐给我们介绍释迦牟尼的十二岁等身佛像,说每个人看那尊佛像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。同行的一个女孩子说她看到佛像是微笑的,而我挤在人群中看那尊佛像,低垂着眼像是在看着下面满满当当的游客,又像在看着些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,看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然后我很不合时宜地想到:佛祖真的是在慈悲地看着人类吗?他超脱的眼神和微笑,难道不是对芸芸众生贪嗔痴的嘲笑吗?

以俗人之心度佛祖之腹是大不敬,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默默憋在心里想了很久。

他还说最好记住佛像的脸,在遇到不顺或者灾厄的时候常想想。我又想起大昭寺的释迦牟尼,又开始纠结佛祖到底是不是在嘲讽着什么。

谢叔开车带我们去了羊卓雍错和纳木错,三大圣湖之中的两个。在纳木错湖边谢叔拿着他的菩提佛珠念念有词,湖边的石头缠满了经幡和哈达,谢叔和当地居民用藏语交流了一下,在经幡上写了我们一行人的名字挂起来,为了祈福。

从圣湖纳木错回来的路上,谢叔带我们去了郊外的一间小庙。很小很小,几乎没有什么人,但是石墙上刻着佛教里所有的佛,随便看一眼标签就看到了七百七十多号。

人们许愿拜佛无非是为了富贵为了平安,而我却始终乱七八糟地想着生与死的问题,大概每个人在这种环境里都会想到这种事。我相信的是因果报应,养死了各种花草动物还酷爱吃肉的我,迟早有一天会很难看。

至少我现在还像年轻时的谢叔一样,不觉得未来的自己可能会有什么宗教信仰。在学校里的两盆植物,就算其中一盆是仙人掌两个月不浇水恐怕也凶多吉少了。我还真是那个没有为生命负责的轻浮之人。

拉萨除了那些神秘的宗教,原始的美景、有趣的时差、像到了外国一样听不懂的藏语,也有热闹的街边茶馆、亲民的广场舞、堪比北上广的大堵车,现代意味很浓厚的,是个很有活力的城市。

那些所谓的文青,说什么在西藏有了多了不起的感悟之类的,大多是谎话。宗教确实是很神圣的东西,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,更不是一两个月就能体悟的,我在佛祖面前也只能卑微地想想自己的事情,许愿自己将来可以成为像模像样的人。

不信教的普通人能做的只有尊重和一句“扎西德勒”了吧。

(外国语系2015级英语师范二班 郭宇君)

游藏杂记

